

戰國策校注

二

蘇子如

PDG

戰國策秦卷第三

縉雲鮑彪 按注

東陽吳師道 重校

秦蘇張說外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北扶風得烟

北地上郡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

孝公以獻此為重今考其舛謬不合者各見本章

章

衛鞅子姓公孫氏亡魏入秦鞅事衛相公叔痤為庶

愚謂公孫衛之公孫也庶孽公子孝公以為相封

之於商屬秦農號曰商君

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

諱猶避也強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為黥劓其傳

墨涅其類曰黥截鼻曰劓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

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刑其傳公子處

黥其師暮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

公孫賈革甲也以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刻猶深也刻金

革為札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

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臨

也集韻商君告歸懼誅人說惠王曰大臣大重者

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今秦婦人嬰兒集韻

嬰男曰兒釋名人始生曰嬰嬰皆言商君之法

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平聲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

君歸還時自商鞅歸魏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無念之者

惠文君

孝公子元年魏王三十二年甲申也

耳

蘇秦始將連橫

文穎曰關東為從西為橫孟康曰南此為從東面為橫橫曰以利害曰從

以威勢相脅曰橫高注連關中說秦惠王曰

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三郡並北有胡貉

胡樓煩林胡之類代馬之用代幽州郡南有巫山在南山

正義云夔州巫山縣黔中之限黔故楚地秦昭三十年始定為

黔中郡後為武陵郡見後志備曰大事記今黔東

有殺函之固

始皇紀注鞞有二陵杜注在通池縣

西函見田肥美民殷富殷盛也戰車萬乘奮擊百萬

士之能奮擊者沃野千里沃言其肥潤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

與形便此所謂天府言蓄聚之富非人力也天下之雄國也

於攻守物之雄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騎士之便馬者

兵法之教教猶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

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奏進効功也秦王曰寡人聞

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令

也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

順者逆人心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難故大臣勞今先生

儼然矜莊不遠千里而庭教之教之於願以異日

異猶它也候成順然後承教以此知為惠蘇秦曰

王初

史時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未詳

黃帝伐涿鹿屬上而禽蚩尤後事見史堯伐驩兜

書止言憂之豈嘗伐之而不服邪四曰書放驩兜

又堯伐驩兜禹伐共工見荀子此游士之辨下言

五帝三王不能坐而致地故以戰績之此不過欲

售其攻戰之說耳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此皆不

足辨後舜伐三苗國名緡雲氏之後禹伐共工

放此流之湯伐有夏文王伐崇崇侯虎紂鄉武王伐紂

齊桓任戰任猶用也作內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

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轂輻所湊也相擊

轂擊說言語相結約親也補曰後語注結音吉此

見齊策濁獨玉反聊留服清北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

藏文士並飭文謂辯也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

勝理科條既備

科程也集韻條件也

民多偽態書策稠濁

也大事書之稱多也言有司文書多閱者昏亂

曰稠多濁亂也

百姓不足上下

相愁民無所聊

集韻聊賴也

明言章理

文章法理章亦明也謂明

著之言章顯之理下句文辭謂辭之文者三語文勢同

兵甲愈起辯言偉服

偉奇也

曰

戰攻不息繁稱文辭

游說也

者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料條既備辯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

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

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

取死綴甲厲兵

也

曰

効勝於戰場

効致其夫徒處而致利

言無所為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

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

相攻迫則杖戟相撞

迫近也杖如杖劍戟謂持戟也

持執也直亮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

反戰有支兵於內論戰故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

萬乘集韻凌侵尚訕敵國訕服也制海內子元元元善

也民之類臣諸侯言敵國又言諸侯非兵不可今

之嗣主時君皆繼忽於至道皆昏於教昏不亂於

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沉猶溺溺於辭溺謂為以

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

黑貂之裘敝貂鼠屬大而黃黃金百斤盡資用乏

絕資貨也去秦而歸嬴秦方言擔勝織也四一本嬴

勝是贏與縲縲字通用倫追反易贏其角贏其瓶

孔穎達云拘累纏繞也詩邪幅在下注如今行膝



即礼所謂偏也注說下与履履踏殺也史虞

踏不倫而擔囊又已言笑也然則此字元作囊

也屬通與負書擔囊從此說則上賺字當從巾囊也

索無底囊有底曰一形容枯槁面目元作犂犂古字

本作索高注索囊通言黑集韻黑黃色曰狀有元作歸今

歸補曰當作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維元作歸今

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息也妻不以

我為夫媵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

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箴數十箴歲得太公陰符之

謀漢志有陰符經曰陰符經恐非伏而誦之簡

練以為揣摩簡猶擇練陳帛也取其熟揣摩量摩研

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錐銳也血流至足曰安

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

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

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闕塞名也見說趙王肅侯

於華屋之下見說見而說也抵掌而談集韻抵擊也趙王

大說封為武安君義云路州武安縣受相印革車

百乘兵車也錦繡千純集韻四端曰純束也徒本反白璧百

雙肉倍好曰璧玉環也黃金萬鎰鎰四十四兩以隨

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

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當此之時天下之

大萬民之衆主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

之策決言用之疑策謀也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

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賢者夫

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

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內廊東西序廟以尊先祖人君之居謂

之巖廊廟堂尊嚴之稱曰文穎云廊殿下外屋

類師古云堂下周廡又巖廊高屋也愚按此言宮

與廟也廟堂字見徐樂梅福傳劉向九歎王逸注

人君為政舉事告宗廟議於明堂今人稱宰相為

廟堂蓋謀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之時黃金萬

蓋謀元從溢通此書為用轉轂連騎後車之盛

炫燿於道光耀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以草偃也使趙

大重為從主諸侯尊之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

窟古字通齊策掘穴窮巷鄒桑戶椳樞之士耳樞

陽書伏死掘穴楚策亦有樽銜集韻樽挫也蓋

牝也椳木為之如伏軾車前樽銜猶頓銜勒也

椳木孟也

橫歷天下歷過也庭說諸侯之主猶云度杜左右之

口杜猶塞天下莫之仇集韻匹也仇云錢劉作

仇抗古字通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漢爲河父母聞之

清宮除道清汛掃也張樂設飲張施也郊迎三十里迎於

妻側目而視正視側耳而聽蛇行匍伏蛇不直

匍匐也四拜自跪而謝集韻跪小拜也蘇秦曰姁

何前倨而後卑也倨不避也姁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譙周曰秦字季子司馬貞曰蘇秦曰嗟乎貧

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

富厚盖可以忽乎哉忽輕也此策史畧同合從在

秦之自刺可謂有志矣而志在於金玉卿相故其所成就適足誇姁婦而此史極口稱頌之是亦利

祿徒耳惡嗜所謂大丈夫之事哉正曰按史秦出游數歲因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笑之於是得周書陰符讀之以出揣摩乃求說周顯王弗信至秦說惠王弗用乃之趙奉陽君弗說之去就燕文侯資之至趙奉陽君死乃說肅侯合從說楚後還過洛陽顯王除道郊勞與策小異

秦惠王謂寒泉子

秦劇士之號

曰蘇秦欺寡人

欺詐也言以虛聲恐

之欲以一人之智反覆

**山東**東山

備曰

東之君從

以欺秦趙固負其衆

負猶恃

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

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樓

亦明矣

連謂繩繫之樓雞所宿也

寡人忿然含怒曰久吾欲使

武安子起往喻意焉

喻論

同告也告諸侯以不可一之意寒泉子曰

不可夫攻城墮邑

敗城邑曰墮

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

稱國家之美能美善我國家

**正曰**

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

魏人仕秦惠五

年為秦惠王曰敬受命按起以昭二十九年為武

客卿年矣所稱武安子起謬也武安君自合從至是五十七

武安子必別一人上既言武安子起而此言武

安子蓋起字屬下文李牧亦封武安君如此名不

相及張儀死於秦武王時與白起戰勝攻取時不

之使去聲餘如字魏記蘇秦傳注在密縣密屬河南楚

楚魏戰於陘山魏威王卒魏因喪取我陘山魏襄六

年伐楚敗之陘山在此前九年徐廣云召陵

有陘亭密縣有陘山正義云括地志云在鄭州新

鄭縣西南大事記取鮑氏所引召陵韓策引正義

又謂楚比有汾陘之塞即此皆一地也魏許秦以上

有誤因韓陘城汾旁訛也說見彼條魏許秦以上

洛屬弘從通鑑在惠後大年高注作惠魏戰勝楚敗於南陽州

郡非修秦責賂於魏武所謂秦責賂於魏也魏不與管淺人謂秦王

曰王何不謂楚王懷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魏

王曰惠皆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會猶魏畏秦

楚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

王以地德寡人秦因楚會得地楚之惠也秦之楚

者多資矣之往也言將以魏弱若不出地厚幣往結楚好曰一本以魏地德寡人

多弱字即若愚謂以弱句義亦善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必

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揚顯與秦遇魏

王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曰惠遇於境此下

有秦使周最解說與魏所以遇之意見高注而楚

策有其事曰按鮑所謂楚策元在韓曰齊楚之

交善秦與魏遇且以善齊而絕齊乎楚景鯉之秦

與於遇楚王怒恐秦以楚為有陰於秦魏也且罪

鯉云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

於秦也句上即高注秦令周最解說者姚本楚

怒秦合最為楚王曰魏王遇於境楚使者是以云云其文缺誤不如別本明白

是以鯉與之遇也敝邑之於與遇善之加好於魏

秦自稱謂鯉與秦魏遇此以為善蓋二國之遇將

以善齊而絕齊於楚而楚使在焉故齊疑之而不

與合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魏齊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下衍使

使景本無二字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市

賣所之也言使楚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

聽則殺景鯉更下衍不疑與不如景鯉元作留



曾姚云留曾是便計也利便猶秦王乃留景鯉景鯉

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而

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

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

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

通用後策陳軫云又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

交以圖秦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補

來使之使去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戰

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禹貢西河屬雍州此

河之上是也蓋主冀之西而言正義云同華等州不勝魏不能守王必

取之自外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

東魏地也今秦於此取卒與車豈喪地七百

時入秦邪與魏犀首公孫行也陰晉人司馬彪曰犀首魏官

首為大良造則非官名而韓策膠留以犀首張儀

並言何為一人獨以官稱乎恐犀首或姓名也魏

亦有犀武說戰勝威王楚魏兵罷同懼秦

果獻西河之外魏襄五年入秦河西地此

前十年也儀時為相楚威王在位凡十一年攻魏事史無見年表

十一年魏敗我陞山因喪來伐是歲秦取魏皮氏

明年入上郡于秦而西河濱洛之地盡皆楚威死

後也陞山前一年魏入少梁河西田華之為陳軫一本西華姚同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郭君在太陽今陝州西說秦惠王曰臣恐王

東遷自此之上陽為南號東號叔之封制也今鄭之棠陽按此策所指者北號也夫晉獻

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憚難之也荀息晉大夫曰

周書有言美女破舌破壞其事乃遺之女樂以亂

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閔二年因而伐郭遂

破之又欲伐虞屬河東而憚宮之竒存荀息曰周

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破舌武之毀也注云所

以毀敵也修文衡覽引周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

之竒宮之竒以諫而不聽遂亡左氏不因而伐虞

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亦未能害王者之國

者楚也因其有自王之志楚知橫圖君元作橫君者之善用兵

下衍用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

兵二字用兵錢劉本無

驕寵之也言楚使韓魏趙燕齊以事屬之以重其  
權按儀初游楚楚相答之後相楚乃為秦間耳楚  
無繁之之事今云然來必惡是二人惡言其願王  
因其自楚來間之耳

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秦楚之間今遂不加

善秦而善軫

言楚善之

然則是軫自為而不

為國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

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

王曰儀之言果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

皆知之曰孝已愛其親

世紀殷高宗有賢子孝已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

放之而死

尸子云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

天下欲以為

子子胥忠乎其君

伍子胥楚人平王殺其父奢胥奔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越

王公廢法委用爲臣妾夫差將許之胥諫不聽後  
吳伐齊胥諫請釋齊先越太宰嚭讒之賜劍以死  
天下欲以爲臣賣僕妾傳乎閭巷傳賣去者良僕

妾也良善也出婦嫁鄉曲者曲里之一曲良婦也吾

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吾不之

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軫傳

陳軫去楚之秦言去楚者本其始仕秦之時張儀謂

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謂國事之情

實也輸寫也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

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

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約據東之

束戒令之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

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也

補曰一本

且安之也軫曰

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

策謂其度而明臣

之楚與否也

此之即所謂以國情輸楚與否之語助也

故之

下楚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

詭相呼誘也後語作挑徒了反

長者詈之

也詈罵

詭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

也有兩妻者死客謂詭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

取長者

詭者

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

和猶

汝何

為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

妻則欲其為詈人也

以國情輸楚猶許者也軫職有此則今之楚楚必不欲也

補曰

許我詈之云云後漢馮衍傳有

今楚王

懷

明主也而昭陽賢相

也軫為人臣而常以國

補曰

國下

輸楚

王王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

臣之楚與不猶於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

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元作軫曰軫熱

熱字本但作軫後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

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

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

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

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

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

忠補闕曰史復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

以爲然遂善待之此一事再出著書者以所聞駁

所稱譬皆當於人心不諱於正論周衰辨士未肯帝孔子願義不入彼獄秦陳之士已軫往東其

間其居秦也又與張儀爭寵而對辯給不諱於正

多而終不能以善楚也之楚之對辯給不諱於正

猶為彼善於此耳而曰大事記顯王四十年秦

陳軫奔楚解題引策文自賈僕妄以下正歸

乎云軫居秦期年惠王終相張儀而軫奔

義渠君西戎也北地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

臣不得復過矣不復過請謂事情謂白也義渠君曰

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炳獲君之

國購亦燒也言火其國以中國為有事於秦事皆

則秦且輕使重弊輕言其而事君之國也此事君

義渠君曰謹聞令命猶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

趙魏燕齊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

共攻秦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



不如賂之以撫其心

撫安也

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

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

遺贈也

義渠君致群臣而謀

致之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

秦人於李帛之下

史張儀傳末有此策帛作伯地

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邪曰正義云懷

州溫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按趙敗邯鄲時同

戰死封其弟為李侯意者因此號李城事在後且

此云李帛必非秦既攻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

至懷是時諸侯連函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

以和之義渠之襲必次於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

相害也曰按史犀首相魏張儀去犀首聞儀復

文後七年次年魏因儀請成于秦乃復相秦則此

時儀未為秦相也儀自惠文後三年出相魏至今

在魏行不相則儀必不去也故大事記謂伐秦之

後儀在魏陰為秦用而又謂衍與秦犀首知其必

相而害之欤。又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奴

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世家書  
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  
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同通鑑據年  
表大事記據楚世家按楚世家持詳者以從長故  
當以為正年表諸國皆書不勝齊獨後而不敗故  
畧不書數紀不書楚者豈以世家文已明於修魚  
之戰虜韓申差年表在次年而紀於此連書之  
則紀誠有誤也高注五國作齊宋韓魏趙尤誤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

下兵三川塞轅胡貫反轅緱氏之口高紀注轅緱氏險道屬

河南補曰瓚云轅轅險道在緱氏東南索隱云緱氏以山為名當屯留之道黨

道正義云屯當潞州縣魏絕南陽秦使楚臨南鄭

亦河鄭秦攻新城宜陽新城屬河南密左傳僖六

也大事記白起繫韓新城注正義云在洛州伊闕

縣又秦韓會新城云兩周間地名注引正義云許

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芋戎華陽君又號新城  
君則華陽在密者此策以直陽並言地必連近當  
是伊闕爾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誅討也  
周主謂二君侵

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

圖籍

土地之圖人民金穀之籍挾天子以令天下

號令指

天下

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

長也故名

補曰一本

勞衆不足以成名

伯王得其

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

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

狄

顧還視也

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

欲富國者務廣其地

務趣也

曰

欲強兵者務富

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

三者於國如而

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矣

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

秦攻之避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

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繕補也也左傳隱元年繕甲兵注治也訓切

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

利盡四海言四方之物蜀兼有之故蘇秦於巴蜀漢中獨曰利一本西海新序同

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

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者劫止也

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

不義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

不欲危矣新序按下文云此臣所謂危是也臣

今無矣字則以欲字句而危字自為句亦奇

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宗尊齊字恐衍齊韓周

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

二國并力合謀也并並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

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

不如伐蜀之完也不虞傷敗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

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

莊相蜀蜀既屬屬猶秦益強富厚輕諸侯儀傳有

年前而表在後九年謂前年議伐後年取之而取

之書十月知為一年事也今從表秦紀與表

合○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

同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水

經云秦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

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於秦惠

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

蜀滅之是二人同性也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

晉桓叔所封漢屬河東爲闕書此時屬秦與上取皮氏卒同義

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

吾欲伐齊齊楚方懼子爲寡人慮之柰何張儀曰

王其爲臣約車并幣

言并則幣非一物

臣請試之

必之張儀南見楚王

懷

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

大大王

過猶

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

唯辭也傳補往相楚是也

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

行亦

亦疑無

大齊王

閱唯儀之圖

補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

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

言得罪於秦重也

敝邑欲伐

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

事猶聽從

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

王獻商於之地

楚記注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名弘農商縣

也

是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

夫楚援故齊弱則必為王

元作

沒國矣

役言焉

楚役使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

秦

楚絕齊得報曲沃之役楚之惠也

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

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

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

畢猶盡

陳軫後見

時去秦在楚

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

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

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

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

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援秦又何重孤國且

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

受欺於張儀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恨猶

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

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集韻彌止也通作弭以待吾

事軫之策此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秦宜哉楚王使人絕

齊使者未來來還又重絕之張儀反鮑秦使人使

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

至前反而稱病今至也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

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

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爲廣直爲從使者曰臣



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之稱言不

能多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

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高注初王使弭

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

都邑有聞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

於時者償還也言勝齊則得地不尚尚也楚國不尚全事言無所喪

雖亡所賂足以相償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

齊秦之交也元作固固史作國必大傷楚王

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遂舉兵伐秦

正曰史云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

使屈句將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

屬京兆正曰

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

者集韻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記懷十

二年也張儀商於之欺雖豎子猶能知之以

陳軫之智固不為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

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入也不然他日楚之請儀

將懼其甘心焉而儀請自往卒不能害豈非中其

所料也哉○洪邁云賂秦攻齊策尤乖謬不義齊

本與國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

攻之軫說謬矣○子為為臣

之為使者使齊之使並去聲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

東解於齊西講於秦講當從王使陳軫之秦

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故言有舊

軫元仕寡人不佞佞高不能親國事也治國故子

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軫傳言或謂救之便

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主懷以

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

乎楚王甚愛之楚先病吳故使人問之使問曰者

還王誠病乎意亦思乎吳思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

不思注家說有爲又則又亦有也此言有以知之

按姚本作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今軫將爲王吳

吟言不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有兩虎

元作諍諍諍字與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作

刺有傷也補曰索隱引策作管與止之曰虎者戾

館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管與止之曰虎者戾

蟲戾猶人者甘餌以餅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

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

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

今戰戰必敗

一必敗

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

無伐楚之害

今詳秦王言爲子主計則以齊楚正相伐故也今軫言無伐楚亦以忠

爲主

計聽知覆逆者

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謂反也

覆逆謂逆料覆即下文

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

聽者存亡之機

機主發先也

計失而聽過能有

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

一二者難悖之一二言反覆計

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軫傳有無計聽下

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

一二者不可角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

○軫爲是構於秦而勸秦收齊楚之敵豈所以忠

爲主我或疑史作韓魏者是考秦惠時唯十三年

韓舉趙護帥師與魏戰敗績去楚絕齊時遠甚他

不見韓魏相攻事且策言甚明竊意楚已遣人解

當識其意不可泥於辭也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秦人謂公孫衍曰不

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秦人據高注此無柰於韓起

樗里子於國起猶舉三人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

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

武王惠文子元年五年辛亥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時將魏相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

之魏不反秦兵謂敗而多張子不反秦謂秦以喪魏

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懼秦疑其厚魏

張子不去秦去猶捨也儀雖為張子必高子重也

高之者欲茂以秦資之曰劉辰翁云不去秦萬一不行救魏也亦必高茂之誼高茂之忠

張儀之殘樗里疾也殘猶害重而使之楚重猶貴貴之者欲使楚亦

之貴重因令楚王懷爲之請相於秦請於秦使相之張子謂

秦王曰重樗里疾而使之者將以爲國交也結兩國之

交今身在楚身疾之楚王因爲請相於秦臣聞其言

聞疾之言蓋誣之也曰王楚王欲窮儀於秦乎臣請助王楚王

以爲然故爲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必以國事楚

王秦王大怒樗里疾出走補曰爲然之爲如子餘去聲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惠十三年取楚漢中請秦王曰補曰請當是謂字

有漢中蠹蠹木中蟲也種樹不處者言非人所必害其

之家有不宜之財則傷非所宜得得必有禍今元作本

自有漢止傷本有殺外疑當云種樹不漢中南邊

爲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

言不天下有變謂害於秦王割漢中以楚和補曰一本

然為和楚姚注一無為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畔漢中皆猶

字此作以楚和殺次也楚必畔天下而與王皆

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何以市楚也

**為**魏補曰姚云曾錢謂魏舟曰楚人宣太后弟後

事武王時此時冉欲公聞東方之語乎東山曰弗

如楚魏恐其合也

聞也曰辛張陽毋澤辛疑韓人張張儀毋澤疑齊

難知下文云觀張儀與說魏王哀曰薛公嬰公叔

也曰臣戰與楚載主契國主木主軍行載之禱且

以與王約王魏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請挈領

領項也言欲請誅然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夫

楚王之以其臣請挈領然而臣有患也補曰此十

一本夫楚王懷之以其國依冉也而事臣之主征事

伐也臣辛張陽王韓魏齊也此此臣之所甚患也

三人之辭非說冉者故名冉也此此下乃說今公東而因言於楚也公謂冉東東之楚

者之辭是令張儀之言為禹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

而冉果與楚合是而務敗公之事也三國是儀之

儀之謀伴於禹也儀以武二年死故此章必次而觀薛公

之事公不如反公國謂秦德楚而不之楚而觀薛公

之為公也觀其於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

者請以號三國以自信也為韓魏齊請其所以欲於

三國觀張儀與澤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字也也補

恐而公請之以自重也薛公所不與儀者冉為之

魏為儀請亦所以為魏魏亦重冉也重冉也補重冉也補



醫扁鵲

盧人字越人

正曰鮑

本高注史渤海郡鄭人

姓秦氏名越人徐廣云鄭當為鄭正義云又

家於盧號盧醫按周禮釋文引史記姓秦名少齊

越人今史無少齊字恐釋文為是彼時所見本未

缺也越人似非名字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欲去其病

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

將使耳不聰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

石砭也所以砭彈腫正曰此亦本高曰補曰姚云劉

注石針曰砭所以刺病投棄擲也

本有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

秦國之政也此此如則君一舉而亡國矣按扁鵲與

時至是百三十年矣

簡子在晉昭項定公時

周景王敬王之世也秦武王元年當報王五年相

去二百餘年

名字必差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闕燒

同小

視也周室洛邑蓋欲取之不正言爾言三川知其志不止鎬京也

蓋控阨之地而寡人死不朽乎補曰乎甘茂對曰

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宣太后輔行副甘茂

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

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補曰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薦其言故

向壽歸以告王王曰事成盡以為子功大事託云壽武王所親幸故茂以諉之

迎甘茂於息壤山海經鮪竊息壤以墜洪水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湮洪水之州而

甘茂至王問其故柳子厚言宋州有之則息壤非一處此秦地也勿攻對

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此屬武積之久矣賦歸財

名為縣其實郡也此時韓都平陽春秋傳上大受郡下大夫受縣則郡縣之稱

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

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魏魏後方孝公商鞅  
時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故魏  
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漢中郡今王倍數  
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

險倍肯

行數千里

行千里一本

而攻之難矣臣聞張

儀西并巴蜀之地

兼井猶

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

屬漢中

補曰大事記云本庸國

今房州竹山縣漢中要地也

天下不以字為

補曰姚氏云錢

劉本無此字

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

羊將攻中山

黃州國後志云一名中

人亭補曰見中山策

三年而拔之

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

補曰衍史並作爽新序作公孫子謂皆秦諸公子

挾韓而議

媵韓

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

國

元作

修之怨也

朋公仲名此書後或名朋或名修朋修字近故誤史並作修然

韓策言公仲修又

別韓修也

田齊世家韓馮徐廣云即公仲

修大事記取韓又有韓明韓修馮朋音混而

後明朋字訛故也

且當各存舊文辯見各條

昔者

曾子處費

魯邑屬東海

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也

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

子不殺人織自若

故也

如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

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

其母懼投杼

機之持緯者

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

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

使其疑

則慈母不能信也今

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

也疑臣者

疑之於王

不適三人

適唐

臣恐王為臣之投

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  
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

二人在

言在中也

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

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

攻之遂拔宜陽

在三年茂傳有

宜陽之役

役猶戌役也

馮章秦人謂秦王曰不拔宜陽

韓楚乘吾敝國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中以懼之楚使

說楚懼而不進韓必孤無柰秦何矣王曰善果使

馮章許楚漢中而拔宜陽楚王懷以其言責漢中

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王遂亡臣

詐為

因謂楚王

曰寡人固無地而許楚王

彪謂此策可以無出地矣如後不可為約何

戰國變詐多此類豈暇慮後和懷王親受高於之欺而猶不悟昏於貪故也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

進鼓以而卒不上

卒士也

猶前秦之右

將有尉繚對曰公不論兵

言不以兵法治士

必大困甘茂

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

喻也今攻

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

挫推也

章同

而公

元作

中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

已

戰功曰伐言後不復立功一本作無茂是蓋字訛

請明日鼓之而不

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墓

示必死也

於是出私金以益

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一本鼓

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

公內攻於樗里疾公孫衍

二人毀之

而外與韓

元作修爲怨今公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

兵攻宜陽宜陽拔則公之功多矣是樗里疾公孫

衍無事也不得事權秦衆盡傷謂死多怨之深矣使茂父攻二人持之

也故

宜陽之役楚畔秦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

韓不爲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變背約也

楚時助韓兵在韓後韓楚必相御也御猶制也二

疑故自楚言與韓而不餘怨於秦楚之與韓有言相制

不見多怨臣是以知其御也與韓而不遺怨於秦

宜陽之役楊達秦人謂公孫顯曰請爲公以五萬

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元作印大事記甘

茂也

顯與茂爭國者見惠王策抑按也正曰按惠王策李維云云顯乃張儀讎無與茂爭國事

不然秦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

矣

言攻而不勝亦足以敗茂元在韓策

改從秦策今韓策仍出此章楊達作楊侯印作市注亦異大事記所取鮑氏云顯得止用顯亦今

韓策注文高注此章無作徒字者豈別本有之而鮑又重見於此乎宜陽之役策公孫衍史並作

公孫奭又有公孫顯公孫郝公孫赫其云按韓而議云善韓皆仕秦而黨韓者大事記謂郝顯奭

譏為一人愚謂赫即郝也然其事亦多與衍類又恐衍即顯之訛也

今且當各從本文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捷言其強辯與寡人爭辭

寡人數窮焉

辭屈也

為之柰何甘茂對曰王勿患也

其捷者來使者

字疑衍者

則王勿聽其事其需弱者

來使

集韻需音儒韋柔滑貌補曰需即濡則

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



用而健者不用矣王因而制之

弱者易制因可制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

請間之問暇也

暇與語將置相也

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

而聞之

聞之於道  
姚注劉本無道而二字按

韓非子道而作道文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怨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常隱語者王果

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

王曰寡人託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

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

泄也乃逐之

補逐逐術也日告人足矣不必告已  
姚本有之字  
補日告人之云機

更深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

凡屈皆楚人楚任之於秦

使為秦相為楚和於秦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

曰

元作

謀

於楚

謀誘也

若

而不使魏

於楚

則驚耳

而

制和

制謂

楚必曰

以言告魏

之

秦

魏友云言始約

而終

皆之

魏字不說而合於楚楚魏為一國恐

傷矣

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必說

絕

王不惡於

魏則寄地必多矣

言魏且割地與秦

時地未入故言寄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

霸王約而不忿

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

王廣德魏趙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

楚交忿也

言不以交

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

楚言不以為交

楚為意

驕忿非霸王之業也

臣竊為

楚言不以為交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

霸王約而不忿

主天

下之要約勝

歛約也

勝

使鄰國

今

今

王廣德魏趙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

楚交忿也

言不以交

楚為意

驕忿非霸王之業也

臣竊為

楚言不以為交

楚為意

驕忿非霸王之業也

臣竊為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

霸王約而不忿

主天

下之要約勝

歛約也

勝

使鄰國

今

今

王廣德魏趙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

楚交忿也

言不以交

楚為意

驕忿非霸王之業也

臣竊為

楚言不以為交

楚為意

驕忿非霸王之業也

臣竊為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

霸王約而不忿

主天

下之要約勝

歛約也

勝

使鄰國

今

今

王廣德魏趙恩惠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

楚交忿也

言不以交

楚為意

驕忿非霸王之業也

臣竊為

楚言不以為交

楚為意

驕忿非霸王之業也

臣竊為

大臣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獸  
勗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國

一本惟始與終昔智伯瑤殘范中行范吉射中行

圍晉陽屬太原故計唐國卒為三家笑趙魏韓

晉陽而以晉陽為太原縣日卒為三家笑趙魏韓

韓策晉出公十七年日太事記晉出公十七年

晉荀瑶與趙韓魏氏分范中行之地反攻出公奔

齊道死晉哀公四年趙吳王夫差樓越於會稽越

約韓魏攻荀瑶滅之之吳王夫差樓越於會稽越

國揚州郡亦山勝齊於艾陵杜注齊地哀十一年

名事見哀元年內黃注縣有黃溝又魏  
兖州博為黃池之遇內黃注吳會諸侯于黃池今  
縣南黃溝是哀十三年  
黃溝是哀十三年日哀十三年杜注陳留封丘  
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按外黃小黃封丘皆屬陳留  
外黃有黃溝故指為黃池而內黃隸相者亦有黃  
溝水經注所謂河水決通濮濟黃溝者也相與封

丘殊遠當以杜注無禮於宋宋殺其大夫囚其婦

為正路史同柱注人遂為元作與與本死於干遂勾踐禽死二十年梁

君王惠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

子於孟津在河內河陽縣南魏記惠王二年敗韓

來朝二十八年中山君為相不見齊後子死太子

楚及朝天子事而年表二十九年後子死申也

三十年齊敗我馬陵虜申身布冠以喪禮而拘於秦拘猶制

子見殺故布冠而拘執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

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

下之國雍權同言徙兩周之疆侵逼而世主不敢

窺陽侯之塞河東陽侯國取黃棘秦紀楚詎懷王與

不地正義云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

此尾

言善其後也即士文能終之

尾終之說

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

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

君河濟之士

濟水在溫西此言中國爾

正曰濟

州濟源縣出二源合流至溫縣入河出河南溢以而為策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青青入于海

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詩行

九十里適足為五十里耳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

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

依猶

非楚受

兵必秦也

皆驕

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

楚人援韓以拒秦

衍王

王

無此字

姚本

四國之兵敵

秦楚韓魏也韓魏雖弱以得援故与之敵

而未能復戰也

敵故不齊宋敢輕戰

在繩墨之外以為權

外言四國不以為意

故曰先

得齊宋者伐秦

此言魏韓得之  
下文楚先得齊可見

秦先得齊宋

則韓氏鑠

以銷韓氏鑠

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

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

而行之則兩國者楚必為天下笑矣

彪謂此策孟  
軻之徒也惜

其不名

而曰

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五伯者三王之罪人

今策云伯王之業五伯不足

六孟子而有是言欺騙者必敗亦論之常其言先

得齊宋與失之揣量事勢計較強弱不過以力服

人而已豈可與孟子同日

語哉

曰為大之為云聲

秦王與中期

秦人

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

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

悍勇也勇  
者多迂

中期適遇

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當曰中期悍  
人也  
有錯文

昭襄王

武王母弟元年  
九年乙卯

甘茂亡秦

茂傳昭元年擊  
魏皮氏未拔去

且之齊出關遇蘇子

代傳也

侍燕太子質  
於齊將適秦

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女在蘇子  
室者

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

相與語欲去之

遣之使去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

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明之

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

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

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

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

茂賢人非恒士也

恒常也

其居秦累世重矣

茂事惠  
武昭三

王

自殺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

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柰何蘇

代曰不如重其贄集韻贄與摯通握持厚其祿以

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扶風有槐史云槐谷注在

並作鬼谷故前則徐注在陽城後則劉伯莊云在

閩內雲陽皆不明按姚引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

兆始平之地非終身勿出不為茂游說也正曰代以

此言激秦王與之上卿以相迎天下何從圖秦秦

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注錢氏云一偽為

之甘茂辭不往蘇元作秦備曰姚氏云一偽為

齊補曰偽為二字疑是為謂蓋上卿齊補曰姚氏  
王問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



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王臣今王何以禮之  
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  
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命  
入命之命茂傳有**補**列女傳齊女徐吾與鄰婦  
合燭夜續辭亦相類史通謂游土假設之辭處以  
名字加  
之者

獻則

楚人為羊謂公孫消秦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

伐有功伐戰所以不為相者太后宣不善公也

**辛**

元作辛

**辛**

補曰當作

戎者太后之所親也

後侯

同父弟羊戎為華

今亡於楚在東周

戎時未入秦

也

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於周乎

使為楚

必便之矣

戎雖以罪去楚既與秦共

**是****辛**戎

有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

魏記哀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攻秦此九年也

日哀當作襄秦

王謂樓緩

趙人見獲侯傳此九年相秦而免

曰三國之兵深矣寡

人欲割河東而講

大河之東非地名講通說見前

對曰割河

東大費也

元作勉勉

於國患大利也此

父兄之任也

謂公族

王何不召公子

元作池下同此書多作他

池

池即他池且當從本文

而問焉王召公子

池而問之對

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

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

悔其失地

三國且去吾特以

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

必危

咸陽秦都扶風渭城也陽水北亦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變諸山

日大事記山南曰

之南故曰咸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

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寧亡三城而悔無

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決斷也卒使公子池

池以三城講於三國此二字宜之兵

乃退緩時相秦對以池之言豈為侵官哉而曰此

以兩悔言皆籍其主之術也○周策韓慶為西周

說薛公令臨函谷而無攻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

出楚王以為和薛公從之會公子池來媾遂罷兵

大事記說見彼章當參觀按三城者武遂與韓封

陵與魏齊城與齊武遂封陵在河東齊城無考事

在年表秦昭九年下十一年書韓與齊魏擊秦與

我哉速大事記謂即此年事誤分也通

薛公田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敵

其相齊見周策及孟嘗傳後至十九年歸秦明年

齊伐宋伐宋後文乃相魏此事合在禮歸秦之前  
此時文未相魏其言為魏意親之矣

並見周策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臨三晉禮

必并相之及秦是君收齊以重呂禮也齊免於天

下之兵其讎君必深齊也齊免於天

未免於兵亦不敢爾齊免於天

於丹與秦得天下則伐齊深文意同但言其事理

當君不如勸秦王令敝邑薛也卒攻齊之

事齊破文請以所得封君齊破晉強晉謂秦王畏

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晉文親魏而重冉故齊與

晉敝邑薛雖文舊封而屬齊齊而不能支秦魏得

必害之而魏實晉必重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

功揀晉以為重也魏曰魏本操晉是破齊定封而

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禮雖亡秦之齊  
則復親之今齊不破是秦收齊之功遂也子必大  
禮為有功於秦秦必用之并相齊秦也

窮矣

冷向

高注秦人今詳為齊人

正曰

謂秦王曰向欲以

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

晉

大梁也宋在其東宋破則梁危安邑屬河東近秦梁危則秦可取安邑

燕趙惡齊秦之

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

秦多得地齊畏其強故重

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

燕趙交於秦故齊必恐

王何惡向之攻宋乎

惡皆去立曰

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

言秦自知攻宋之利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

謀所以定其封

若

元作

若

補曰此連於下有缺誤於

除宋罪重齊怒

宋齊所惡也故除宋罪則齊怒齊怒則冉之對不定故以為苦除解

也須殘伐亂宋德強齊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

已須殘字有衍誤趙策作宋罪重齊怒深殘

云云凡兩見彼言為奉陽君定封說見彼策口姚本之時也

謂魏冉曰楚破秦補不能與齊懸衡矣

懸衡輕重等也此言秦輕於齊秦三世積節於韓魏節猶事也言累有戰伐之

事積積往來之節也而齊之德新加加於與齊字

云與齊秦交爭韓魏補魏東聽謂聽齊

爭韓魏東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

九夷屬楚之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屬北

有甘魚之口未詳疑為濟陰高魚昭十三年傳父于魚陂

注竟陵縣城權懸宋衛輕重其宋衛乃當阿甄耳

西北甘魚陂阿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甄屬齊陰

莊十四年會于野史作甄此言二國如齊邑爾

州郵本濮利有千里者二非謂齊楚正指楚富擅越

隸也擅專有之事禮之秋官肆隸征伐所獲之民

稱此言秦烏能與齊懸衡韓同當與上權懸宋衛

為北一本權懸韓魏者是支分方城膏腴之

字上或缺楚字如此義乃稍通支分方城膏腴之

地肥也言肥沃如之腰腹以薄鄭安在秦漢之間

策陽是時已為韓策凡言鄭者韓也兵休復起足

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臯 屬河南詳見趙策惠文十三年此二十  
志成臯故虎牢亦名制左傳所謂巖也正義引  
括地志云成臯故縣在洛州汜水縣西南汜音似

秦王欲為成陽君

以趙魏策知十七年入朝

為韓人此求相韓

魏韓魏弗聽秦太后

宣為魏冉

冉后弟時主五國

其事故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居於齊

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

翕猶收也言收之晚也

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

且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其窮在齊亦必韓魏所惡

秦取楚漢中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

齊韓魏

謀攻楚恐秦

之救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

去楚楚能應而共攻秦雖

有

此六十六字

藍田

屬京豈難得哉

此策上有脫簡蓋三國攻楚楚求秦救薛公時在魏說者欲使薛公



遣使之楚告以舍楚攻秦以疑秦使不救  
楚此言三國既舍楚攻秦藍田可得地  
况於楚

之故地藍田秦近邑也尚可得而況楚疑於秦之

未必救已也而公三國之辭元作去三國攻楚

言者去謂曰當則楚之應之也必勸勸樂之也言

攻秦此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出兵林三國

為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趨

告急謂曰姚注一秦愈不敢出畏三國也則是我

離秦而攻楚也我三國也離兵必有功薛公曰善

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攻

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衍臣臣姚氏

云曾作勝高有此章應屬齊若魏然附之齊則

注亦作大勝有薛公時在魏附之魏則無齊公

事以其事不完不明而齊魏無所適屬也故次之

**此正同**秦惠王後十三年取楚漢中非薛公在魏

薛公又魏而出齊女魏公子負芻之母韓春謂秦王

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劫魏劫胡則上黨秦之

有也此上黨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

則魏秦之縣也言負芻以母已**取**元作氓下同字

韓策作珉今並從之此魏人也正曰已字句氓欲

以齊秦而困薛公事魏權故補曰一本欲佐欲定

其弟佐負芻庶兄臣請為王因**取**氓與佐也困二

以劫魏魏懼而復之反齊負芻必以魏殺世事秦

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齊女德秦

毋國也齊又與薛公陳  
故女能得之以事秦

謂魏冉曰和不成起擊趙和秦也此二十七年白  
無考兵必

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不勝必事趙從公公

又輕不能窮冉故從冉而和然先公不若母多謂

志於和母則疾到趙歸我也此蓋冉欲和而起似

不尔語不可曉

陘山之事韓魏於華陽下且孟趙以兵伐齊則此役

也陘山在密後志注云史記秦破魏華陽地亦在

年則此策書陘山史書華陽一役也事在三十

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

再伐魏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趙且與秦伐

陘山見前大事記華陽亭多在密陽

齊齊懼今田章以陽武

屬河南此時屬齊

合於趙而以順子為質

齊公

趙王

文惠

喜乃案兵告

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

告下吏

不斥王故言告吏

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

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

齊皆

不可信恃大國不義

趙以齊倍之為不義

以告敝邑

告以

而賜之二社之地

邑皆

二社二邑也

未詳戰國之制

以奉祭祀今又案兵且欲合齊

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甲四萬大國裁

之蘇伐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

元作之

者

補曰宜作者之史無之字姚注錢劉一作往來之言者

言曰秦且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

必者意其然王襄王曰

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

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

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

以肥趙趙秦之深讎此二十七年敗趙取伐光狼不利於秦一

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敝而

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疲

同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作決

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天能制人必其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

也安能制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多出

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

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

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為之頓劔

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為二目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友受兵四也

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以齊破秦為之頓劔是也

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時得

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白起傳取韓安邑

按起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在取魏城六十邑前一年昭王之十七年也索隱云韓故地又魏以安邑入秦在昭王二十一年恐非此時

得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

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敵邑之王曰秦

王明而熟於計穰使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

萬人以伐齊矣穰侯傳有補目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為齊為之之為使臣之

使兩走字  
並去聲

秦客卿造

造其

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

再別封也

越

陰定陶

說見趙策

藉君天下

借以制天下之權

數年矣攻齊之

事成陶為萬乘也

國大

長小國以朝天子

率以朝

姚本

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為鄰恤

言近於憂

而莫之據也

無緩國可恃

國言攻齊不成

故攻

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

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

時天時非

時至弗失

姚本時至

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天子湯武雖

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

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

得時之利無大於此

因天下

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耻田單破燕燕之初成昭

王之功燕昭二十八年樂毅伐齊入臨淄三十二年齊七十餘城明年田單復之傳曰惠

王字疑有誤且不當在昭王前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

大名也君謂燕相詩云樹德莫如滋滋益除害莫如盡

逸詩謂曰秦誓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姚本作書云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

不亡燕燕故亡齊齊閔八年蘇代為齊說燕噲讓子之燕幾亡矣而不卒功故有

樂毅臨淄之役曰齊宣二十七年注讓子之齊亡於燕齊伐之云云齊亡於燕

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元非以非非至之

害句或以巳字通屬上句上下文兩有此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

秦卒有他事卒符同而從齊齊元作趙趙合其讎

君必深矣挾君之讎讎謂齊以誅於燕使燕後雖悔



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

元作

僭誤當作

從下文可證

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

齊封君於河南

亦河之南非郡此蓋寓封

為萬乘達途於中國

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

他慮也

後為萬乘之為去聲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

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

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

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

相鬪而驚犬受其敵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

聞之

姚氏云此段首有缺文史記新序後語皆有之文亦小異今以後語補案此當

下接物至云云而章首說秦王曰四字已在此段內當為衍文

說秦王曰

按史此春申君未封時書在擊芒卯物至後此三十四年也

而反

極至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取物上累其是

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郵此從生民以來

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

尊稱之耳文王惠文王非孝文

元作莊王

按史秦輕楚項襄王歌乃上書說秦昭王則史與此策書此為莊王謬也

當作武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

不與以絕從

親之要

要約今王使成橋秦人守事於

韓

守橋成橋元作以以址入燕使燕入朝於

盛橋以其地入秦為是新序同是王不用甲不伸

此言韓入地下言取魏地也

威而出百里之地

出言割地燕入秦必割地于秦秦使之出也

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

社一作社是姚本

大梁之門

舉河內

屬司隸

正義云即懷州也在

拔燕酸

棗虛桃人

燕南屬東郡酸棗屬陳留徐注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又蘇代曰決宿胥之

口魏無虛頃丘按此則虛魏地也挑人史作堯注燕縣有堯城今按任城有挑聚

滑州昨城縣酸棗正義云故城在滑州酸棗縣北

古酸棗縣南虛正義云謂酸棗今相州所理大事

記解始皇紀引正義云姚虛在濮州雷

澤縣東二地不同按高注作虛文協

作魏之兵不燕楚以來援者言之

雲翔而不敢

校

雲翔散也語注包曰校報也爾雅其飛也

高翔

人之每言

王之功亦多矣王伏元作申無休申

史文雖頓此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

河東蒲坂注故蒲蘇伐曰北有河外卷衍注不地

今按屬魏故魏地書按我卷垣蒲陽衍而張儀說

魏王秦據卷衍又南陽有杜衍垣元作恒河東有

首山首垣正曰徐廣及索隱皆云此蒲在衛之長

垣蒲鄉索隱云衍在河南與卷近此蒲正義云屬

鄭州恒姚本作垣索隱云首蓋牛首垣即長垣非

河東之垣也**以臨仁**兵臨之**平**兵元作兵

長垣開封縣也**以臨仁**兵臨之**平**兵元作兵

伯小黃濟陽嬰城地並屬陳番嬰猶繁也蓋二邑

之口魏無黃濟陽史作外黃正義云故黃城在曹

州考城縣東濟陽故城在曹州宛胸縣西南大事

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洑通黃溝趙世

家按魏黃城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黃城在魏州冠

氏縣南十里因黃溝為**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

名舊注陳留外黃者非**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

注在江漢之南楚紀**磨之北**後志當陽縣注荆州

注建寧郡南有濮夷**磨之北**記沮水西有磨城子

-5 150 45 860" data-label="Text">

胥所造正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

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比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

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

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

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屬  
穀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僕歷則其字甚明

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

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新序同憚史作單是王若

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高注肥猶厚地

猶道則此誠字元作地也守威疑使無復後

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

**周**元作材材一本無甲兵之強元作壹壹史作

乘新毀魏氏之威前勝魏有威矣今自控毀不而

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

其尾不能終也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

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

榆次屬太原

**正義**云屬并州縣

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

之敗也

干隧吳地蘇秦春申傳並不注道應注干

**正義**云出萬安山西南一里太湖即此二國者

夫差自剄處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里

非無大功也沒元作利於前沒猶而易

**利易**後之患也

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

齊遂攻齊人於艾陵

艾陵在兖州博縣南還為越王禽於

三江之浦

禮揚州其川三江浦水濱也高注即智

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

其日

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

史注在今王妬

楚之不毀也

謂無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毀不能

考下文宜有韓字

臣爲大王慮而不取

取下有

也字順詩云大武遠宅不涉

逸詩武足迹宅猶居也

足不涉之也

威武之大

從此觀之楚國援也

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覓兔遇

犬獲之

大雅巧言詩忖亦度也躍躍是也覓狡也

知或可忖度

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

在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

恐韓魏之卑辭慮患

故以慮患

而實欺大國也王旣

無重世之德於韓魏累重猶而有累世之怨焉夫

無本之怨矣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百

世矣

新序同高注百一作累本國殘社稷壞宗廟

贖剝腹拊頤

領也

首身分離暴骨草澤

暴日

頭顱僵

仆

顛首骨僵也

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

係累為虜虜獲也

鬼神狐祥

狐之為妖者

新序作滿洋二字楚辭後語

史狐傷是

注潢戶廣反洋音養

無所食

無人為之依也

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

流亡為臣妾

男為人臣女為妾

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

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

日則惡出兵

惡安也

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

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

韓魏必攻隨陽右壤

一本隨陽右壤疊一句

陳隨水之右壤蓋在隨之西今鄧州之西多山林者是也

此皆廣川大水山林

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



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行應

應補曰姚云一本無史同悉起應王齊趙韓魏也方言南攻

之蓋躡補曰史之秦楚之補曰史之構而不離魏氏將

出兵而攻留屬楚方與方與胡陵銍胡陵碭蕭相

錫屬梁國七國故故宋必盡皆宋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

濟陰乘氏注泗水入淮魯國卞縣注入沛補曰書

蔡傳泗水出魯國卞縣挑墟西北陪尾山四源俱

過下邳入淮卞今泗水縣此皆平原四達膏腴

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秦與楚戰不暇故七邑及

分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補曰姚云

無於字楚校較同直也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言與之敵

而齊南以泗為境東負海負與抱北倚河而無後

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齊魏得地葆利葆保而詳

事不更事事猶治補曰不更姚本下吏是詳其一年

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禁制也夫

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

注猶屬言地廣補曰注寫之注補曰史作詘令韓

魏詘猶反補曰魏句屈命令於韓魏歸爲帝歸帝

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

而爲一以臨元作臨補曰姚韓韓必受首言其

誅王襟以山東之險蔽障帶以河曲之利圍繞韓

必爲關中之侯比之若是王以十補曰史十

新序元作成補曰史作成鄭梁氏寒心戰懼許

鄢陵並屬嬰城上蔡召陵並屬不往來也韓魏不

史上蔡上有而字新序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

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秦元作齊齊補

當作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拱斂是王之地一

注元作任補是兩海東南要絕天下

也要謂是燕趙無齊楚補此二字宜從

同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持齊楚持

之也新序通鑑綱目從之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痛言攻伐之酷春申傳有楚約為與國○惡音鳥

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惡音鳥

重世之重乎聲著音階方與音房預為王之為去聲

段產秦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曰夫宵行者能無為

軒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

郎麻同漢官表注主郎內

諸官

麻字通作郎不謂郎為麻郎中令秦官

即乃其屬此注在郎中令下非郎也大事記謂

是時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

君願君察之也

元在韓策魏昭策白

段干越人

凡段干皆魏人今在秦

史注段干魏

而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

良趙簡子御駕云

取千里

其言馬遇造父之弟子

造父周穆王之御

然李出於造父者得補為

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

里

不能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

也

駕車馬四兩服在中央夾轅兩驂在

旁見太叔于田言馬言服馬豈驂邪而不能取

千里何也曰子繆牽長

繆索也故繆牽於事萬分

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

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嘗相以其傳國事稱之不釋塞者障

之於下不解是纏牽長也亦在韓策詳二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絕唯得而間

之已皆不見上章為議已者言下章言相國之短於用已皆不見羊戎寵衰之意為秦亦無明徵當從舊

次○難去聲

范子名睢字叔後封應侯凡范皆晉因王稽秦謁者

魏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正史作政有功

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

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

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

而益利其道利猶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圖元作

爲也語曰人主

作廟主史同

姚云後語賞所愛而罰所惡

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

之曾不足以當楨質

集韻楨所木鑽鎖鐵楨質鎖同

要不足以待

斧鉞

鉞亦斧也

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乎

嘗亦試也雖以臣

爲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

耶

保作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爲反覆此任人耶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

姚本反覆於前王

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

之璞皆美玉名

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

失謂不能別之而故卞和三則也而

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

乎

厚言使

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

之於諸侯

皆取其人

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

是何也為其凋榮也

凋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

良

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

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

已

補曰雖云聖王明於成敗之事而曰疑則少嘗之語既反覆又引舜禹舜禹豈嘗疑事者哉所謂游士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

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

闔史合同

其猶得

隱引策

元作

補曰姚云

其言臣者

七其猶得

亡乃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

絕句

史自非然者臣願云云按自非然者即策非若是也臣願即策則臣之志願云云志字句絕雖奇非

文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

不斥王故指其足下之人

猶陛而入之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且謝其

未用之故曰謝其得人而說其使人持車召之

欲見之意姚云一本無說字史同

范雎傳有謂曰為其之為去聲說之之說音悅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謂范雎一本寡人宜以身受

今久矣今者義渠之事急事修李帛之怨寡人曰

滅義渠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計殺王於甘泉寡人曰

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

閑然不敏閑猶傷敏疾也自敬執賓主之禮范雎

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下見貧無不變色易容者

秦王屏左右博雅屏除也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

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以教之范雎曰唯唯有

間亦隙也曰間猶頃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



是者三秦王跪曰

跪也長

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

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

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

渭水出隴西首陽北渭水之陽詩在咸陽之地

補曰

正義引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

云磻溪中有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

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若是者交疏也絕已一說而立為太師

載與俱南

補曰姚本無

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

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王即使文王

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

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

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欲猶在也謂

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

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

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

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

憂漆身而爲厲音賴惡疾也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

耻然故以漆塗身令若癩然厲賴聲近古多借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

烏獲之力而死秦紀烏獲武王力士然自孟之勇而死史注孟奔夏育皆勇士育之死者人之

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

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楚關

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

後語注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

云韋豪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地缺

水即漂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同乞食於吳市

胥傳在丹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

子胥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

乎箕子接輿高士傳楚人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

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漆身

姚注一本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無補

於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特以爲榮固辟世之士箕子之心豈睢所能知鮑順文爲說

矣臣又何耻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

見臣盡忠而身廢也廢僵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

秦耳即就也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

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女保女傅終身

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

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

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

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

以寡人恩先生恩 澗同 亂也 濁兒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

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

先生柰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

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

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文紀注在

雲陽 雲陽 屬馮翊南帶涇渭涇水出安右隴蜀隴西有隴 坻即隴阪

左關坂函谷關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

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盧

俊犬名博物志有黑犬名盧

而逐鴛兔也

鴛言其不俊補曰姚本

霸王之業可

致今反閉

補曰姚云季善引同

而不敢窺兵於

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

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

意王之計

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

矣

義宜也巳少出師而使入悉出非宜

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

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人伐楚

十三年敗楚重丘大有功

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辟二

也地膚寸之地無得者

集韻捌手曰扶通作膚春秋傳膚寸而合

豈齊不

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罷野曰露

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魏昭十二年與秦王奪

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

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

攻此術破諸侯并天下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

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

元作山中山作中山當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武靈

七年亡功成名立利附元作則則從史作焉天

下莫能害此言近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

也言出入來往所由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爲天下樞

以威楚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言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

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

韓魏可虛也可使為丘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

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重

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謂

遠交近攻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

之又欲伐之立談之間橋亂如此使人何道從

乎若曰某策為上其次之其可也曰於是舉兵

大事記親魏者豈誠愛魏哉孤韓黨耳於是舉兵

而攻邢丘在河南平皋曰史廩丘鄭丘即邢丘

南邢丘拔四十年而魏請附曰唯復秦韓之地

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

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王不如收韓一句

王曰寡人欲收韓補本有史同不聽為之奈何

范睢曰舉兵而攻榮陽屬河則成畢之路不通北

斬太行之道此河內山陽唐有則上黨之兵不下一

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衍魏字宜一

宜陽之魏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

事可成也王曰善睢傳有按史按邢立在親魏說

說亦在按邢立前則此邢立拔要終言之也

大事記秦昭王三十六年范雎為客卿三十九年

拔懷四十一一年按邢立史拔邢立後睢復說攻韓

則此自是兩節策附載為一章也昭王四十四年

攻韓取南陽絕太行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

齊之疏屬後為

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二十餘年不得近舍

單連論文也補曰姚氏云後語亦作文愚謂舉齊

事言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王

必一時



母華陽城在鄭州正義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故華

又號新城居溼陽雍州縣高陵屬京兆四貴者

穰侯溼陽華陽高陵也史溼陽華陽擊斷無諱下

有高陵進退不請一句策下文出高陵則此不聞

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也禮制能專利害之謂王制

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王也穰侯出

使不報王而擅遣使於外溼陽華陽擊斷無諱謂刑人無諱

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

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爲國者內固其威而外重其

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分剖剖符於

天下剖猶分符信也謂軍符漢制以竹長六寸分

而相合符長六寸說文詁也漢文紀云

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索隱云漢書儀銅虎符發兵竹使符出入徵發此剖符取上決裂而言

謂擅封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

陶國敵御於諸侯國謂秦御言爲諸侯所制

云恐此有缺誤戰敗則怨結於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

實繁者子實木披其枝披謂禿之披其枝者傷

其心此大其都者危其國此因詩申之也

古有此語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楚將楚使激管齊

之權管猶管權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

死集韻宿夜也通作者事在李兌用趙滅食主父

父主食百日而餓死趙惠文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

陵亦昭王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

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

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

此四十年

王四十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並陽驪山九月穰侯出之陶是太后初未嘗廢穰侯雖免相而未

就國太后葬後始出之陶此辨士增飾張實之辭故大事記從碑氏皇極經世書免魏冉相國奪宣

太后權以客卿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其下書華陽君芊戎王弟涇陽君市出就封華陽蓋高陵別名

此書為實綱目書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遂魏冉芊戎公子市公子慳云云亦失考昭王謂

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

亦以為父

雎傳有雎欲言太后穰侯先已摩

生悉心以教寡人宜可言矣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姑極所欲言比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未

敢言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而乃謂左右多竊聽者雎恐故爾則未然也雎豈不能屏左

右言

應侯謂昭王曰

秦紀應亭索隱云在河東臨晉又應爲太右養地徐云潁川父城縣

應卿又作大城按括地志之應卿在汝州魯山縣

東後策應侯失韓之汝南說者謂與應鄰則在汝

者爲是昭王奪木右養地亦聞恒思

以封唯亦惡矣應於陵反

灌木中有神靈托之

茂者以爲叢位史叢祠索隱云高誘注云神祠叢

樹也少高

注本訣

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

局盛也六曰

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

以神靈不勝叢叢困我乃

左手爲叢投

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

右強而便欲自取勝

尚左尊神也

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

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

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

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負之如輿載物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

輿瓢瓢必裂以爭持者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

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爲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於

瓢稱瓢爲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

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

且今邑中自斗食以上漢官表歲俸不滿百斛至計日而食一斗二分至

尉內史秦有縣縣有內史郡國官也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

者乎相國穰侯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於

庭也臣竊爲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

也臣聞古之善爲政者其威內扶扶猶持也其輔不顧外

外布輔謂股

之臣

四元作

四宜作

字誤而言

治政不亂不逆

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諸侯

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勝攻

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常帛竭入太后之家境內之

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此起

三貴竭國以自安濼上文不及然則今何得從王

出權何得毋分是行我我本無此字劉王果處三

分之一也彪謂人君生事之所嚴有母而已范曄

以進其身豈會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魏人魏齊魏齊孰與魏齊

子孟嘗概魏時芒卯之賢魏主兵也對曰弗如也王曰

以子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

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

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姚本此下有左中

期武王時已出此人至堆琴期史馮琴索隱引

後語伏琴韓子堆琴說苑伏琴愚謂此記其堆琴

曰王之料天下過矣也昔者六晉之時智范中

趙晉卿也實分晉國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

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出晉陽正義引括地

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板高三尺智伯

出行水行去音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徐無鬼疏

為御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

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汾水出汾陽屬河東

北山至河東汾陽縣入河正義云安邑在絳州夏

絳水利以灌平陽絳水平陽並屬河東

絳正義引括地志云絳水一名白水今魏桓子肘

韓康子以肘築之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躡踵也

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

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

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聞暇宜數聞之魏釐十

一年有也四十年也取邢立下故不可先

范唯事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彌惡當時

動以遺禮義棄仁恩虎狼目之是以魯連孔順義



所不臣蓋聖賢之徒之所絕也凡委質於其國者雖有忠言嘉謨皆不得在君子之科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

葬必以魏子為殉魏人魏子患之庸芮秦人

臣為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

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

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

王積怒之曰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無乃字

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后死在四十二年

秦攻韓圍陘嬴四年次于陘注楚地穎川召陵南有

此四十二年也召陵韓桓惠九年秦拔我陘

非比陘史韓世家秦拔我陘城汾旁正義云陘故  
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汾水之旁白起  
傳作邢丘亦誤大事記據世家為文  
范雎謂秦

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

得一作能傷者非秦強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

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為死也

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弗本弗下

有能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

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儀死至

四十四年矣儀亦張儀之力多且元作削

未嘗在韓此必誤割地而以自贖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

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習不如耳

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更平聲此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

元作璞

璞作相

當

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

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

謝辭去也

本出其朴視

尹文子及漢應奉傳

今平原君

之乃鼠也○說亦見

尹文子及漢應奉傳

今平原君

趙公子勝惠文王

弟後相孝成見魏

無忌

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

傳

降貶損之也鉅鹿有沙丘亭趙記不書此未詳

趙記書公子成李兌非平原也平原字必

之

有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

智眩於名

眩目無常主

不知其實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

而攻秦者以已有

本富貴耳王見大王之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狗卧者卧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投

之一骨輕起相牙者

輕猶忽也牙言以牙相噬

何則有爭意也

於是

補

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

屬魏郡趙

齊溥注在邯鄲西

高會

高紀注大會也

相與飲謂邯鄲人

邯鄲趙

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子也

少故未能

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

謀人之昆弟

動謀者

公與秦計功者

應侯教

不問金之

所之金盡者功多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

睢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關

矣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

群士如關狗所以虎狼秦張順

其謀不過七三曰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

蓋亂世風俗貪鄙故此祈每中有言禮義廉恥於

多事之際必以為迂聞不知機亂之策莫要於此  
愚謂郭開之間李牧晉緡客之讒信陵后勝之勸

也王建李李七此王國者皆應侯之術  
也高祖購陳豨將亦陳平之故智於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

趙昭也其父稱史  
白起傳昭王四十八年秦

復定上黨分軍為二王齧攻虎牢接之司馬梗定  
太原韓趙恐使蘇代說應侯大事引口服度曰

馬服猶言服馬也崔浩曰然又即圍邯鄲乎十四  
馬服官名言服武事也

八年曰然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

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

漢中南郡宜城注故鄢江陵注鄢都禽馬服之軍

不亡一甲雖周本此下有召字呂望之功亦不過

此矣趙亡秦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

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國趙國襄

邢國此字當作却補曰上章秦攻韓國陸史記

王九年秦拔我陸汾旁十年秦擊我太行我上黨

郡守以即降趙事正相次也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馮亭

事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

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既

一正曰字誤史作所得民幾何故不如因而割

之許趙割因以為武安功如是則起無大功雖不

此因字非史又云於是應侯言於秦王王听之割

韓垣垣雅趙六又以和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下

接復欲伐趙云云

應侯失韓之汝南涿州郡近應國秦昭王謂應侯曰

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

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

女也男曰家

老曰公子愛子也衍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

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

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莫憂焉臣亦嘗爲子此臣應侯

子餘子也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

此時無地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

即補曰當爲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餘爲餘

餘子注餘子謂羨也博晉有公族餘子杜云嫡子

之毋弟也呂春林張儀魏氏餘子索隱云支庶也

又季子也莊子注不應丁夫爲餘子趙策亦有餘

子字按梁餘子恐是雖入秦而亡其餘子之在梁

者臣亦嘗爲子言已亦若東門吳乃臣何爲憂秦

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秦人臣何爲憂秦

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

地而言不憂此其情補曰姚云一本也問其心蒙

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

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况於秦國乎

今傲勢得為秦王元作王為王當作王為姚

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著

作顯違誅戮義亦通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

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

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汝南民為

韓虜獲者曰以為為憂為將之為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圖也武安君曰不可王

曰前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

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集



俸秩也。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

平之事。後志：法氏有長平亭，在上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事在此四十七年。

平在澤州。秦軍大克。元從寸下同。徐鉉曰：勝此物謂之克。若尅則殺也。

尅字。尅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

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酒也。飲飲食，饋餽。

時食，吳謂黍鬼曰餽。以食食之。以靡其財。集

曰：饋餽，即餽餉也。祭鬼本高注，非。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治涕泣

相哀，勦力同憂。勞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

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

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宴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

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

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

以興師矣乃使

衍五

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

戰失利亡五校

集韻校木爲欄格也軍部及養馬用之故軍尉馬官以爲號

王

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

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

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後志屬江夏起

此二十八年取郢二十九年取郢

竟陵在郢州長壽縣南今復州亦其地焚其廟即所謂燒夷

廢先王之墓也

楚人震恐

震劈靈震動也故爲恐

東徙而不敢西向

徙韓魏相率與兵甚衆君所將之卒

補備曰當有卒字大事記

補不能半之而與戰之

是之戰於伊闕

十四年

大破

二國之軍流血漂鹵

鹵櫓同大盾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

浮鹵也

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稱東藩此君之功

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

國虛弱是以寡人

唯稱王命故云

大發軍人數倍

元作君

姚

本作倍字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

寡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

君曰是時楚王

項襄

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羣臣相

妬以功諛諂用事良臣斥踈

集韻斥亦踈

百姓心離城

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

入多倍城邑

兵深入城邑在後故言倍倍皆同信如字言深入所過城邑多也

發梁焚舟以專民

梁橋也此皆示以不還使民專於戰也下衍以字

以

大事記云此作心字掠於郊野取

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

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

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走不反也楚人自戰其地咸

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

之戰韓孤顧魏時韓僖侯立三年耳故不欲先用

其衆魏恃韓之銳時韓主兵故韓記言率周欲推

以為鋒鋒軍先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

兵以元作待韓陣時不決專軍并銳觸魏之不

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戰敗以是之故

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自然之理何神

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

而滅之振震同以趙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

積養孤長幼

如小者

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

其強增城浚地以益其固主析節以下其臣

屈折肢節

臣推體以下死士

推體猶委質猶委身謂以身與之也

至於平

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

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

固守挑其軍戰

挑摧撓也撓敵求戰

漢書必

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

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

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

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

軍更使王齮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

衆而弗下趙王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

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

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爲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

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

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

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

之變以字疑有缺撫其恐懼伐其僇慢誅滅無道以

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爲先乎此所謂爲一

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

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爲天下屈者

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嚴猶孰若勝天下之威大邪

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  
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

將軍敗則辱此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事在四

及五十年元在中山策之未彪謂起之策秦楚三  
晉可謂明切然人臣無以有已故孔子不俟駕行  
矣長平之敗屬耳趙何速能益強以起之材智知  
已知彼而得算多不幸至於無功極矣何破國辱  
軍之有三請不行此自抽拉郵之劔也國應俟  
納蘇之說許韓趙割地以和由是起與之有隙不  
從伐趙者爲此也大事記謂起之死皆睢之力鮑  
可謂不探其心者矣所引孔子不俟駕行蓋當仕  
有官職而以其官  
召之此不類也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

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  
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

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母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

也守閭嫗曰

嫗母也

此引說文不切

廣韻老

曰某夕某孺子

孺子乳也婦之膏乳者亦婦人之美稱齊策王有七孺子

內某士

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

必行

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

有猶欲也言父雖令之而

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

欲教之者人心固有

教猶告也孺子內士

人心固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

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

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

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且

告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

即魏策龐蔥所

稱十夫揉椎木也

衆口所移母翼而飛故曰不

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

摯以反摯稽之副也唯傳言稽與諸秦王大怒而



欲兼誅范雎

稽始薦雎雎後任稽守河東計鄭安平

降趙應侯講罪秦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以其罪

厚後二歲種與諸侯通坐誅應侯益以不憚昭王

臨朝嘆息應侯懼不知所出此策雎曰云云當在

從史然王益厚賜而善遇之者所以愧之也范雎

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魏在秦東開罪於楚楚楚魏

開言始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習猶

得罪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職猶天

善也言非王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令遇遇遇當

惑衍或或行與罪人同心王稽而王明誅之

是王過舉過猶誤也昔舉而顯於天下而為諸侯

所議也臣願請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既殺之而

相禮

王必不失臣之罪也

殺而無過舉之名王曰

有之

然其過

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

而技藝之

試之

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

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

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

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

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皆不故民不惡其尊

而世不

元從女

始當作姪

其業臣聞之百倍之

國者

謂地

民不樂後也

爭先附之

地既廣矣

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

一舉

成之不待後

力



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

此下當有缺字微

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

重者王

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焉

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

天下必爲從將以迎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

不能爲從以逆秦也臣以田單如耳爲大過也

如耳見前此時必二人缺爲從故云然豈獨田單如耳爲大過哉天

下之主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

言世主志慮欲爾

亡於燕言之

罷楚並音疲

敝魏與不可知之趙

未亡而有

亡形不可言其

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爲至愚也夫

齊威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

民爲之用

用民

作民用當將武而兵強宣王用之後

破

元作富

富

補曰

字因下

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

復有秦字

為齊兵困於穀函之上

補曰

按秦惠

後七年五國

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

秦

復有秦字

為齊兵困於穀函之上

補曰

按秦惠

後七年五國

擊秦齊師獨後不敗他

十年攘地

招推也

秦人遠

戰無考一本穀塞之上

迹不服也

迹

不服

也然終不服

而齊為虛

虛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秦

有田單司馬之慮也

司馬穰苴以齊言之耳非威宣將

曰

說見齊策

收

破齊罷楚救魏不可知之道欲以窮秦折韓臣以

爲至誤臣以爲從一

合從爲一

可成下文從之一

當作一不

可成也

可成也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

難者如刑名家蘇子所患也

夫刑名之家

申韓之徒

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

馬乃使有白馬之爲也

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爲而天下之馬不皆爲

白馬故曰非馬此臣之所患也

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故昔可患而今非若此也

者秦人下兵攻懷

內屬河

服其人三國從之

趙趙奢

并楚趙奢鮑佞將

絕句

楚有四人

不名

起而從之臨

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

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

不隨擊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亡其憎懷而愛

秦邪

七其猶亡亦云

臣曰

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

是以

知補補曰此下

三國之兵因而趙奢鮑佞之

能也

以不救不從為能

故裂地以敗於齊

此下申

函之敗

臣曰裂地敗齊當是指五國伐齊之事三國之不救懷卒裂地以敗齊皆言從之不能合

田單將齊之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

設兵以攻秦折韓也而馳於封內

謂橫行於中

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

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以此策為蘇秦合從時則所稱趙奢

惠文孝成將也蘇秦不當稱之自昭說始皇定天下無年不戰則天下不相攻之說不可曉也今定

為孝成九年邯鄲圍後說是後秦獨攻取兩周猶

息兵五六年前此後此皆無解兵之事  
九年不相攻必有誤字辯士增飾之詞固多然不  
應如此之甚○元在趙策為趙而說也當從

儀

作韓非

誤當

說秦王

此上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者猶

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者猶

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者猶

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者猶

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者猶

儀死後事故刪去說云者猶

西周謂齊王之比

西周謂齊王之比

西周謂齊王之比

西周謂齊王之比

西周謂齊王之比

西周謂齊王之比

西周謂齊王之比

西周謂齊王之比

西周謂齊王之比

西周謂齊王之比

西周謂齊王之比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所謂非上書請破天下從即此非以韓王安稱藩

而策文義勝

而策文義勝

而策文義勝

而策文義勝

而策文義勝

而策文義勝

而策文義勝

而策文義勝

而策文義勝

而策文義勝

而策文義勝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當即上云不智也

大王裁其罪也

大王裁其罪也

大王裁其罪也

大王裁其罪也

大王裁其罪也

大王裁其罪也

大王裁其罪也

大王裁其罪也

大王裁其罪也

大王裁其罪也

大王裁其罪也

連荆也

連荆也

連荆也

連荆也

連荆也

連荆也

連荆也

連荆也

連荆也

連荆也

連荆也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韓作面是以與秦為難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



二亡無以逆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

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府文書

車藏今詳凡有藏者皆得稱也困倉空虛困

府庫藏貨財對下困倉藏穀粟言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

曰困方曰倉悉其士民韓此下云其頓首戴羽為白刃在前

將軍斷死於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

斧質在後誅不進戰而皆去之不能死韓怙而

却走不非元作罪其百姓不能死也言亦殺

能死也非元作罪其百姓不能死也言亦殺

一本而皆去之不能死韓而去走不能死也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言亦殺故民不死也今

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元作攻相

事也言秦有不攻耳無敵與相攻者出其

父母懷柱之中

柱衣

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

揚

比頓下也集韻徒空手揚但也

犯白刃蹈煨

炭

煨盆中火

斷死於前者

以死比此元只是也

比次也言如是者相次不

夫斷死與斷生也不

同

言死難斷死生之斷都玩

而民爲之者是

貴奮也

奮言勇不顧死

一可以合十

與敵合關

字一本皆作勝韓

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

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

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名言有勇

秦之號令賞罰地

形利善天下莫如也

秦有斷死之利諸侯有不死

言總以此與天下

與言與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

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相當

也值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

士民病蓄積索集韻索盡也田疇荒疇耕治之田困倉虛四

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猶言無他事謀

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謂之性者蓋

兩昔字因者字訛衍當從韓勝齊南破荆中破宋韓東破是

西服秦荆秦事未詳齊南破荆以下以地勢

與五國攻秦晉王十六年與韓魏伐秦十北破燕

一年與韓魏伐楚十三年與秦韓魏伐楚北破燕

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中使韓魏之君其役地廣

策趙詔告命令也王之教詔之使者明詔之類濟清河濁韓作

齊之清濟濁河足以爲限東郡壽張注涉上有胸

與下文協語勝又平原有鬲津無齊

皆近齊正曰書蔡傳齊水自鄭以東貫滑曹鄆齊

齊青以入于海自鄆以下皆齊地也正義云黃河

從洛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

西北界左傳齊履西至干河

塞蘇秦傳注濟北盧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後

志注防門即鉅防補曰長城西頭在齊州平陰

勝界太山記云太山西有長城綠

河經太山一千里至琅琊臺入海齊五戰之國也

正曰謂四面及中受兵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

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

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

荆龍鄆取洞庭五都江南揚州記太朔一名湖亭

熊繹都丹陽文王徙江陵是為鄆都昭王徙鄆所

謂故鄆又自鄆都與鄆為五史多言鄆鄆齊策

鄆鄆者楚之柱國知鄆亦為都江南即漢志楚地

所謂江南地遠者也補曰太破荆在昭王二十九

年楚項襄之二十一年正月洞庭在巴陵見楚  
策即此○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謂故郢王城  
亦曰冊陽楚文都南郢即江陵又王遷郢在宜城  
吳遷都今宜城爲北郢即郢州惠王遷郢在宜城  
曾氏謂屈瑕亂郢以濟者鄉郢非父都故惠王未  
墨翟重靈趨郢宣王時王宮遇盜郢軍見黥懷王  
入秦齊使郢都中立王皆昭惠後愚按楚辭哀郢莊  
辛說襄王郢都必危白起拔郢始徙陳知懷襄之  
世亦仍都南郢也考烈王徙壽春命曰郢又年表  
考烈徙都鉅陽大事記謂春申君用朱英策自陳  
徙壽春不云自鉅陽也援此楚不止五都鮑因誤  
文又以其時在徙陳前故徙陳以下不論而其說  
亦不明故爲正之三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  
之地○韓五都作五湖史蘇秦傳五渚注引策文  
洞庭五渚謂此渚乃湖之說燕策亦有五渚字按  
策既言襲郢而五都郢在其中都字必誤當從韓  
五湖說不一索隱云具區泚隔彭蠡青草洞庭又  
說太湖射陽青草丹陽宮亭宮亭即彭蠡張勃吳  
錄謂木湖別名或說荆王襄亡走東伏於陳起傳  
太湖自有五湖說

當是之時隨荆以兵則荆可舉  
物然其國如舉荆

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於二國

作弱是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

也行舉猶四鄰諸侯可朝也使之而謀臣不為引軍

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為

社置宗廟令帥天下西而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

韓無作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

親而軍華下即韓陽大王以詐詐韓作破之

兵至梁郭郭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

梁則魏可舉魏梁以都言舉魏則荆趙之志絕魏居

之中而為與國故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

而荆孤東以強見上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

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

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

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

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

所封也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澌

澌作病於內高注為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

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

也補曰韓子注趙都邯鄲燕之南齊之西魏之其

民輕而難用也輕則其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

不便無險隘故非無險隘上云中非能盡

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在野悉其

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馮亭大王以

詐詔字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當是時趙氏上

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拔

邯鄲完河間冀此國完之者欲急取修武上黨諸郡置之去也韓作莞山東河間

引軍而去西攻修武屬河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

十六縣上黨十七縣緜三十六韓作四十六十七韓作

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

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屬清河河外漳沁河之外

清河張儀說趙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即韓之東即此河也東陽既屬清河不得為他說矣不

戰而已反為齊矣此本趙所得齊地今趙弱故中

呼元作池滂池韓中山呼池以北中言中



地在代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然則是舉趙則

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

蠹魏蠹者病挾韓荆以東韓作東弱齊強燕弱齊

燕決白馬之口張儀傳守白馬以流韓魏氏

流猶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大王拱手以須

須胥同天下編隨而伏韓作敗也編言衆隨

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

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謂先世地

尊不可得地與相王之尊韓韓尊作乃取欺於

亡國亡國以長平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

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

補曰韓此下有土卒字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

而却且怒目懼而退補曰韓作天下固量秦力二

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趙封李同之父於此補曰韓作李

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極言非能厚勝之也猶

大又交罷却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

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極言度其所至由是觀之

臣以天下之從也合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

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固

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曰慎一

曰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

為天子元作帥天下將補曰百萬左飲於

下

淇谷

河內共淇水所出

右飲於洹水

蘇秦傳注出林慮項紀注在安陽縣北前

後志在良鄉東南

淇水竭而洹水不流

亦竭也

以與周武為

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

也素為之非金革素以色言戰一日

破紂之國

以甲子日戰遂克之

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

下莫不傷

傷殺之亡耳

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

趙襄主於晉陽

禮大夫

決水灌之三年

三月趙策

亦兩云

城且拔矣襄主錯龜

錯措同置也數策

以善筮也

占兆

灼龜折以視利害何國可降為可降

而使張孟談

趙之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

魏昔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

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

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

下天下可無而有也臣昧死自言不望見大王言

所以舉韓破天下之從舉謂趙亡韓舉亦

也斬臣以徇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亡韓之言當

如臣荆魏親齊燕以寬兵力其後秦滅諸國二國

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

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

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徇行也以主不忠於國者

主言以為首惡處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

如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也而史失其人稷以

張儀名之惜哉所稱謀臣范雎也韓以馬為

王謀不忠者而韓非師荀卿者也其術不主於

為脚論兵以附民為要以仁義為本以禁暴除害  
取耳鮑既考之不精且謂不遇極威怒而務攻  
論荀鮑歷其高談異論有以自是也韓非此書歷  
李亂天下謀臣蓋指魏用法無術張儀以秦徇韓魏  
徒術無法周公孫鞅徒法無術張儀以秦徇韓魏  
茂以秦徇周籛侯應侯不孫自許太史公謂非知  
也終以非一人其剛愎不孫自許太史公謂非知  
說之難以并李斯短地賈而殺其身太史公謂非知  
以為難說者之戒矣

蔡澤燕

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金萬於涂人奪之

也鼎鼎

聞應侯任鄭安平魏齊困范雎安平匪之時

王稽通諸侯也

皆負重罪應侯內斬乃西入秦將見昭

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

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

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  
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  
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  
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

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禮猶行道施德於天下天

下懷樂敬愛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期猶

辯智者志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

期得此物理治也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

傷天下繼其統統絕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

言其兩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補曰一本此下有  
全義

豈非道之符言行道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

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衛人仕魏後相楚而死

越之大夫種姓文越王相其卒亦可願元作矣

矣史作歟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

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極身猶竭已盡公不還私

顧也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素其所蓄積

誠蒙怨咎集解蒙覆也蒙冒同鞅嘗刑太欺獲交子之傳知必見怨咎猶冒為之欺獲交

虜魏公子卬卬則鞅之善也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

里具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諛不蔽忠言不取苟

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元作顧毀譽必欲

元作有有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

困辱

離羅同集韻遭也

悉忠而不解

解解

王雖亡絕盡能

而不離

離猶去

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

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

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

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

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

能存具申生孝而晉惑亂

僖五年

是有忠臣孝子國

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

父爲戮辱

戮殺也

誦辱之人

憐其

臣子夫待死而後

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

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

間言有隙可乘

因



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

補

論之本以

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

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

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任猶不欺舊故孰與

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

國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

患折難世極同匹齊切擊也集廣地殖穀植種富

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

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

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

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

常道也昔者齊桓公

補曰

一本有九一匡天下至

葵丘之會

杜注陳留外黃東有葵丘

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僖

年吳王夫差無敵

元作適

正曰

史作敵適

於天下

輕諸侯

陵

元作凌

正曰

齊晉遂以殺身

亡國夏育太史啓

太史周官其人未詳史作太史激豈君王后之父邪叱呼

駭三軍

叱訶也

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

理也夫商君爲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决裂

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

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

補補曰史此下有矣字

遂以車裂楚地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

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屬南南并蜀漢又

越韓魏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屠

殺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秦業帝有帝自是之

後趙楚懾服懾失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

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於杜郵起傳注在

野吳起爲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

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揚越揚州北并陳蔡破

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

解斷其四支按起傳宗大夫種爲越王豎章初邑

墾耕初辟地殖穀殖植率四方補士專補上下

之力補史方下有之字士以禽勁吳成霸功勾

下有專字恐此有缺

踐終拮而殺之

拮憂同揅賜劔死

補曰也蓋逼之楚記言此四

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屈

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為陶朱

居陶易姓朱

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

符介補曰姚云二

投

大言全勝也或欲分功

分勝者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

補曰姚本有施三川以實宜陽以

史無此字一本及决羊

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

斬謂絕之此言斷三

晉之路

棧道千里

棧棚也施於險絕以濟不通

通

補曰史於

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

亦秦之分功之時也

秦秦人

如時

補曰

史不退則商

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

讓賢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

而有喬松之壽喬正子晉松赤  
松子皆不死孰與以禍終哉此

則君何居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

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

人辯士臣之見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

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以病辭去

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篤篤猶甚因免

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在五年東收

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

相印號爲剛成君補曰水經云鴈門子延水東逕  
置成南澤其地人疑此即其所邑

與居

補曰姓云一本有居字史同

秦十餘年

補正曰史昭昭

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

居燕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譯傳有彪謂周衰

趣於利而已唯澤為近道德明哲保身之策故其

得位不數月引去優游於秦以封君令終美矣非

苟知之亦允蹈之謂乎正曰澤知范雎內慙

故西入秦志在奪相揚雄所謂搯其咽抗其氣折

其背而奪其位乃矜材角智趣利之尤者相秦數

月懼誅歸印亦智巧之尤無功而退既無當於道

德之旨明哲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哉補

曰為主為君為孝為楚為越為秦之為去聲

孝文王

昭王子元六年辛亥周亡於是六年矣

濮陽人

屬東郡

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

孝文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

贏幾倍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

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

世遺猶貽願往事之事猶爲補曰不韋鄙耕田珠

大利自以爲計得矣徒蜀飲酖之時能無悔乎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苑

城趙地缺補曰字書無希故往說之曰子侯異人

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異人

夏姬無寵外託於不可知之國史言趙不禮之故

如無母然禍福未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爲糞土死且今子聽吾計事求歸

以求歸爲事四曰辰翁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

秦必來請子乃說秦太后孝文后華弟陽泉君曰

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

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

駿馬盈外廐美女克後庭王之春秋高

春秋舉成歲此言其

許一日山陵崩

山陵崩喻高且固崩喻死

太子用事君危於累

卵而不壽於朝生

木槿也朝榮夕死令又不如

說有可以一切

權宜也

而使君富貴千萬歲

衍其字

其寧於太山四維

四方之隅不可移也

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

席

離席請聞其說

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

侯有承國之業夫君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

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

棄在於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

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

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



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

母於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

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此質本以交好今若

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

施是自爲德講必以德絕講好於秦王老矣一日

晏駕天文志天子當早作而方崩雖有子異人不

足以結秦趙乃遣之不韋傳秦圍邯鄲趙欲殺異

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王后說其

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

王使子誦誦所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傳所教

學不習於誦王罷之書之非也愚按昭王問荀卿

儒無益於人之  
國其來久矣  
乃留止  
止官問曰  
問政事  
陛下嘗

軻車於趙矣  
高紀五年注  
軻者  
趙之豪傑得知名

者不少  
以名見  
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

一介之使以存之  
昭二十八年注  
一箇單  
臣恐其

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則然  
王以為然奇其

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

立以為太子子楚立襄王  
是為莊  
以不韋為相號曰文

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皆致

秦邑  
致邑為太后養地也按此是子楚以孝文王

國君時歸與此駁鹿謂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

欲圖贏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是

於時皆獲身感國之事周衰士之陰險傾邪無輩

於不事者不足算也不足算也子楚之計  
乎平耳孝文稱爲高而攻之非老悖乎

莊襄王

文王子元  
年王子元

始皇帝

莊襄王子  
元年乙卯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燕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相燕

此下有欲與燕共伐趙  
以廣河間之地一句張唐辭曰燕者必徑於趙

徑者道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侯去而不

快少庶子甘羅禮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羅  
茂之孫曰高注少庶子官名羅

文信家臣也索隱引策甘羅事呂不韋爲庶子  
即指此也汪以周制言秦官誤庶子說又見後曰

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燕澤事

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

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

元作君

羅所事

言故

稱君叱去曰

姚云

語勝

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

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

列子有問日出者豈生

其人半

無稽

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

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

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高

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

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

見於秦

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

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

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

起傳言今文

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

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因之請於女信離今庫

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田矣甘羅謂文信侯曰

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趙王郊

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

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

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

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

也今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

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國補

趙攻燕得上谷幽州三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

與秦

也羅傳有補曰史云得上谷二十城今秦有十一索隱云謂以十一城予秦也二說未知孰是

秦王欲見頌弱秦人頌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

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頌子曰

天下有補曰曰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

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

曰弗知頌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

把鈿推耨之勞鈿耨也七違反字與鈿同耨亦云

田器并子作鏹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

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

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

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然而怒

悖 猶同語色 如也

說文 文今 論語 作勃

頌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

而掩於母

始皇母帝太后也本呂不韋姬通不臣 常又通嫪毐人告之王怒九年遷雍

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頌

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資臣萬金

而遊資 齊 同

聽之

韓魏

時不通諸國故 請王听其往也

入其社稷之

臣於秦

說之使 歸秦

即韓魏從

謂曰 一本 疊此三字

而天下可圖

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頌子曰天下

未嘗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

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

且 且 敬 養

楚王即王雖有萬金

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

將相北遊新於燕趙而殺李牧趙良將皆王

年齊下有一王字本此入朝四國元作必疑畢從

燕趙也殺牧時已虜韓正高注燕趙頻子之說

也說始皇在十年還太而前此要終言之彪謂頻

擇木焉有仁人君子而為始皇用哉魯連視之蔑

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

於母始皇所重者獨燕并諸侯耳茅焦所以能復

悟之者特以諸侯皆秦恐之非能以女子天性感

說以燕并行許未嘗正諫遷母之失又非茅焦比

二人雖異於范雅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

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



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曰猶舉左案齊

兵於左則齊下案下也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

厭益涉反培二國千乘之宋也宋於七國時為千乘今使齊魏如之

築剛平趙地缺趙取我剛平皆不注侵衛五年

蓋在衛無東野詳此則剛平芻牧新採芻草也以食馬牧養

牛人也大者蕪小者採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

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言改還反

事也德二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彼注不明

致而朝於邯鄲之君乎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

莫不補令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

之敗後因退為逢澤之遇開封陳北有逢澤乘夏

車夏取其文禮有夏篆  
車下文可徵夏亥雅反禮注  
車赤也  
車言中夏之

非天子稱夏王夏中  
也諸侯朝天子者為字疑

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  
和元朝天子者為字疑

字有誤聞之舉兵伐魏補曰  
一本此下有壤地

王身抱質執璧負贊同  
請為陳侯臣齊陳教仲

陳侯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拔邯鄲齊亦敗魏于桂

陵不至如此所稱故定為宣王馬陵之役

大事記周顯王二十六年魏拔邯鄲

年趙成侯二十二年魏拔邯鄲

稱王齊乘其敗之魏拔邯鄲

侯於逢澤以朝王策謂魏伐邯鄲

按魏既克却即為齊楚所襲

魏史書秦顯王二十八年魏惠

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取魏

伐趙乃性庶事是時亦田忌

易混故兩其後惠王用惠施

策有顯王三十六年魏惠後

年齊宣十年楚成

六年楚代齊大敗申縛於泗上今以此考之伐也

戰乃魏惠十八年事達澤之遇秦為之非魏也

魏馬陵而魏朝之者齊宣王也舉兵伐魏一語在

會逢澤後則亦指馬陵之役而上丈伐即野乃敗

桂陵時事天下皆從指服四上十二諸侯言之亦

未免殺并也大事記又謂魏為達澤之過天下皆

從又果君驪十二諸侯以朝天子語雖不可天下

盡信但魏自拔却鄂後稱王則無句疑者

乃釋梁郢威王聞之楚威七年也亦避始皇父諱寢

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

上縛齊將譙髮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地

趙記注根桑一曰平桑疑即燕人聞之至格道格

此此魏地也蓋赴魏之難即燕人聞之至格道格

道不通平際絕地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使陳

毛釋劔振自衛示卑也

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

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

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

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

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

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北說燕內喻其

百姓而天下乃齊釋齊不攻也於是天下補正曰一本

夫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

側紂之間高注紂當為幄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

至於此哉郢為強絕句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

也補曰同言郢威王云云言天下又欲謀楚也此

章先言趙強而魏伐之魏強而齊伐之齊強而

楚伐之楚強而諸侯又謀之言強者之不足恃召

天下之所惡而欲共攻之者也言此欲以止秦之

攻故云為六國說也

四國為一荆齊燕伐見下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實

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

於內財力也而百姓靡於外為之柰何群臣莫對姚

賈魏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元作安

息也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以王衣衣之寵

也舞以其劍古者飲則以劍舞今以王劍賜之使

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

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韓之諸公子秦王

之攻韓韓遣之使秦秦王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

南使荆元作吳此章無吳事此四國後亡者吳

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

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補曰一本比下外自

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監門卒也嘗盜

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梁之大盜

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群臣也厲

同確也

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

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

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

為臣貞女工巧

有婦功也

天下願以為妃

妃四也補曰

參止之身云云即陳軫之說

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

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

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

元作

聞讒而殺其忠

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

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

夫

婦逐之也

朝歌之廢屠

朝歌屬河內賈肉不售故曰廢

補曰楚師望

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

何喜集注云呂望鼓刀在下屠屠牛土屠屠國

文王喜載與俱歸此與獵渭濱而得之說不同蓋

當時好事者之言猶伊尹百里奚自鬻之比惜手

孟子時無問者不子良之逐臣聞棘津之讎不庸

得并拊擊之也後志環邪西海太公所出又鈞於棘津今文王用

存雖售同蓋嘗求售與人爲庸不見用也

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五鄣爲鄙蓋鄣鄙

與鮑叔賈南陽之赦幽修武南陽也仲穎上

困幽魯之免囚見莊二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

之乞人傳膏以五羊之皮奚虞臣也不見用自鬻

皮鬻之謂曰說見上說苑鄉子說梁王曰管仲故

成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太公望故老婦之

迎客之舍人也云云亦此類穆公相之而朝西戎

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僖二十八年晉文公

王於城濮與中山盜而勝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

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注城濮及史注止云衛地

之而朝西戎文意同此但言用人不問其出於

惡而卒有如是之功耳按文公有寺人拔斬祛

頭須為寺人勳鞅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為里亮須

注以爲寺人勳鞅新序文公用其盜以為里亮須

即堅頭須也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詬辱也天

下補曰姚注會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補使

若卞隨務光並湯時人申屠狄紂時人自沉于人

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

爲已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知其故可以存社

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

者八尺不實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無功

賞曰八尺願也補曰魏無知之論陳平曰今有尾生考

已之行而無益補曰魏無知之論陳平曰今有尾生考

之說也燕策蘇秦秦王曰然乃字可補曰復使姚

蘇代之說亦此類蘇秦秦王曰然乃字可補曰復使姚



賈而誅韓非此高誘妻人也註此書謬妄非一處如

齊宣王初不考其歲月賈乃與李斯同時安得見

於孟子之書宣閉皆嘗伐燕而之會之役實閱王

也誘之率意如此愚天下後世甚矣彪之校注蓋

為此發憤故其所稱皆必有依據悞獲罪於後人

也正曰鮑注是書謂高氏以姚賈為孟子書陳賈

以伐燕為齊宣王為是憤癸凡策之書宣者悉據

史記改從閱大詆高氏而以已為稱首夫學者互

訂於千載之上義理事後而已歲月名字之差者

者當博取微驗而折以事理之是非信其可微者

或彼前有據則並存之可也擇焉不精憑私臆決

妄誕前人有魏魏時雖不可考其云趙使則趙臣也

使姚賈約韓魏秦王怒令姚賈魏王秦武魏襄

魏策周最入齊魏秦臣也姚賈魏王秦武魏襄

魏人也其秦始皇李斯時姚賈魏王秦武魏襄

齊宣王固非矣唯此會之役則有可言者史記不仁不

戰國策秦卷第三

年書會子之皆死惟孟子以爲宣王而策之文與  
之合此通監所據也通監宣王二十九年伐燕視  
史記下後十年宣王伐燕即堯次年湣王立宣閱  
之年或亂而失次通監必有據而大事記亦從  
之伐燕之事莫詳於孟子莫著於國策史記年表  
無明文齊世家不書特燕世家則取國策而易宣  
以湣耳安得據史記之畧而廢孟子國策之詳且  
明哉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宣王  
伐燕孟子所見也史記所傳聞者也安得據所傳  
聞而廢所見者哉或謂荀卿嘗事宣王爲之諱也  
孟子之書幸有國策明徵不然則非孟之徒得以  
肆其說矣策文書宣非出高氏豈爲率意繆妄陶  
之誣高氏乃所以自謂也高注呂氏春秋陰康氏  
據漢書改爲陶唐氏昔人譏其不視古今人表妄  
改本文餽之失正類此學  
者之所以慎於傳疑也

凡六十七章

乙巳前藍山書院山長劉鏞重校正

